

■我的老师

当他知道班上不少同学没带课本时,不禁又怒了:“不堪,太不堪了!”“嚓嚓嚓”,他在黑板上写下“不堪”两个刺眼的大字,还边写边说:“工人不做工,农民不种田,学生不读书,这就叫不堪!”

那些温暖心底的目光

■李培禹

一日,同事们谈起“老师”这个话题,有位同事说,如果有人能把自己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甚至到大学的老师都写到,这样也许更能真实地反映老师对学生一生的影响,会更令人信服。但也有人疑虑,几个阶段的老师都有可写的吗?这话触动了我的神经。在我记忆深处,恰恰有这样几位老师,他们如一缕缕阳光,温暖着我,激励着我。

我的小学母校北京东城区达安伯小学,因王府井扩展建设“银街”,几年前被夷为平地。一天,我的小学同学李来启找到我说:“你是咱咱班的班长,你该牵头找咱们当年同窗6年的陈老师,拿出一张纸,开始写着:1962年入学、1968年离校的学生:李晓梅、武亚平、王宪明……40多人,她竟一个不落地理了出来,其中包括因留级蹲到我们班和中途转学到我们班的几位同学。”

我想起我们毕业离校时,正是“文革”时期的1968年,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,可陈老师却千方百计把大家聚在一起,借来一架120相机,请人为我们全班拍了一张合影。我想,这张照片一定还在她的影集里,因为她的每一个学生,都在她的记忆里。

我,曾是陈老师指定的班长,当然也在她的记忆里。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,报社传



呵护 CFP供图

达室的师傅打来电话,说有一位老师找你。我怎么也没想到,是小学老师陈辉来了。6年时光,在她的身边,我度过了幸福的红领巾生活。可毕竟30多年过去了,陈老师怎么找到我的呢?她告诉我,她先找到我原来的家,幸好我弟弟还住在那儿,这不,一下就找到了。说着,她从包里掏出一件浅灰色羊绒衫:“从小你的身体就不好,天冷了,老师给你带了件羊绒衫,不知合不合适。”我的眼泪差点涌出来,平生第一次紧紧拥抱了我的老师。

那天,我和陈老师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,坐在一棵很老的杜梨树下,“谈理想,谈志向,也谈那美好的明天(小学时朗诵的诗)。”

每年春节,我都会去看望我的中学老师。那种期待、惬意融入浓浓的年味,已经成了多年的习惯。

1968年,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,被编进“五连四排”,幸遇骨子里属“修正主义”的班主任老师贾作人。那时的贾老师30出头,单身,样子很帅,穿戴十分讲究,笔挺的呢子外套给人一种高贵的气质。课堂上,他用像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,朗诵毛泽东诗词或鲁迅的杂文;他在黑板上用“行楷”书写课文要点,简直把我们镇住了。

记得有一堂课,他给我们讲“驳论的写作”,我听后很受启发,就模仿着写了一篇,“驳”的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。又到贾老师的语文课了,他同样用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,朗诵了一篇文章——那竟是我写的“驳论!”

对写作的浓厚兴趣,使我渐渐地什么都敢写,什么敢往贾老师那儿送。他从不嘲笑我,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。只是我写的几首“旧体诗词”,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,他拿出半天时间,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,讲“平平仄仄平仄平”。

这以后,他经常指导我读书。那个时候哪有书可读啊!贾老师就每隔一段时间骑着他的“飞鸽”车到我们家来,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包袱——他把他的藏书(当时都是禁书)一摆摆拿给我看。我有看不懂的就问,贾老师就讲。作为语文老师,他对鲁迅、郭沫若尤其推崇。当时课本上几乎没有郭沫若的文章,偶尔从《人民日报》读到郭老发表的诗词,我有点不以为然,和贾老师说

了。他说,评价一个人要历史地看他有没有伟大的作品。

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的傍晚,贾老师给我带来了《沫若文集》,他翻开《凤凰涅槃》,先给我讲授生僻字,然后一边朗读一边讲解——除夕将近的空中,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,唱着悲哀的歌声飞去,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,飞来在丹穴山上……这是一首长诗,他讲得渐入佳境,我听得如醉如痴,不知不觉已是深夜……

如今,如果不把这情景写出来,有谁会知道和相信,在当时那一片文化荒漠上,一位中学老师为了培养他的一个未能成才的学生,是怎样地尽心尽力,付出一腔心血啊!

这天,北京二中的几位“小记者”为迎接校友来采访我,使我对母校那遥远而又亲近的思念,不禁又燃烧起来。我该写写我的高中老师了。

1972年,在周总理的关怀下,北京市恢复了高中,我们这些不论考试及格或不及格的人,“自然”地成了高中生。第一节语文课,当我们空虚地坐在教室里时,上课铃响了。一位个子不高却很威严的中年教师站在教室门口。我忙喊了声:“起立!”同学们稀稀拉拉地站起来,后排几个男生光欠欠屁股就坐下了。

“太不堪了!”对这种“惯了”的散漫劲儿,老师显然不满意了,“重来一遍!”说着,他竟退出了教室。第二遍整齐点儿了,矛盾见缓。可是,当他知道班上不少同学没带课本时,不禁又怒了:“不堪,太不堪了!”“嚓嚓嚓”,他在黑板上写下“不堪”两个刺眼的大字,还边写边说:“工人不做工,农民不种田,学生不读书,这就叫不堪!”

“太不堪了!”这,就是赵庆培老师给我们的见面礼。

赵老师上课总是很精神,语音洪亮,板书刚劲有力,他的每一节课都讲得那么精彩。有时,课堂上鸦雀无声,只有“沙沙”的笔声;有时,赵老师大声地和同学们讨论问题,教室里格外活跃。有意思的是,他的课堂笔记,我们抄写后他还要再对一遍。一次,一个同学抄落了一个字,意思恰相反了。赵老师发现后照例一个“不堪!”他说:“当老师的不能误人子弟,你们也不能误我啊!否则,将来算谁的账?”说完,自己哈哈大笑,我们也忍不住笑起来。

记得一次命题作文《春游颐和园》,不知怎地,我忽然“诗思如泉涌”,“哗哗”在作文本上写下了一组诗,等后悔不安时已来不

及改写了。下课铃响了,只好硬着头皮交上去。几天后讲评作文,赵老师先表扬了写得好的几位同学,然后严厉地说:“做好命题作文很重要,对这项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认真对待,要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这次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没有按要求做,还写起诗来……”我的心咚咚直跳,不敢直视赵老师的目光,后边的话什么也没听清楚。当那本“沉甸甸”的作文本发到我手里时,我赶紧放进书包。直到下午放学后,才翻开作文本,一看,在《春游颐和园》的题目旁,竟是一个大大的“优”字!我的那一行“诗”,赵老师竟认真改过了,有的句子下边还画了表示赞许的圈圈。文尾处的批语只有两个字:“很好!”

实际上,赵老师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。1989年春夏之交以后,很长一段时期,我遇到过较大的坎坷,工作、生活都跌到了谷底。赵老师看出当时的我万念俱灰,怕我有轻生的念头,严厉地对我说:“李培禹你记住,这辈子不枪毙不死!”

现在,赵老师也退休多年了,而且家搬得挺远,我们极少见面,但我总能感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仿佛在注视着我。

遇到这样好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老师,一恢复高考,我就于1978年考入了第一志愿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社,一干就快30年了。

至于大学老师,他们大多是成就斐然的知名教授。我只说恩师薄瀚培吧。

薄老师是讲授新闻写作尤其是新闻导语写作的专家。当记者的几年,我几乎每天都要写新闻,凡是下了工夫写的,薄老师几乎都能看到,我也就时常接到他的信。有时采写了比较重要的稿子,时间上又允许,我就把文章的小样寄给薄老师,他看得非常认真,一些精心的改动使原稿增色不少。

记得1986年的一天夜晚,薄老师从湖南打长途电话到我家,兴奋地告诉我:“报社推荐你的一篇新闻稿获奖了,是二等奖。我没有给你争一等,因为这篇消息偏长了一点点,有遗憾的地方。我先祝贺你!”那年,薄老师是评选全国好新闻的评委,他的学生获奖,他怎能不高兴呢。

时光流逝,光阴荏苒。回望自己的脚步,还总留下了一点扎实的印迹。新的征程已经在向我招手,当我迈向它的时候,我敢说我是充实的,因为我知道,在我的背后,暖暖地陪伴着我的,永远是老师们那关爱的目光。

交流所掌握的学生动态,所有的交流都带着融融的暖意。

学校住宿条件有限,多数老师在校外住宿,早来晚归,早点和中午饭都在学校吃,而且要自备。老师们来校后,把早点放在火炉上加热,热乎乎地吃了再去教室。上午第三节课后,大家都把自带的午饭放在炉子上,有课的人去上课,没课的人负责把大家的饭加热。一次轮到一个月气的年轻同事帮大家热饭,在热饭时将同事饭盒里的小菜来了个大“调包”。吃午饭时,大家在炉子上找到自己的饭盒,一打开,发现自己带来的香肠变成了腊排骨,土豆丝变成了莴苣片,炒鸡蛋变成了干扁虾……刚开始还带着些狐疑,后来知道是谁干的,都会心地一笑。当然,这个年轻的同事也没少吃苦头,因为常常有几个小青年“报复”他,将他饭盒里好吃的东西瓜分,换上些别的小菜。

中午和放学前的时间,火炉上面也不会闲着。大家你一袋我一包地带来各种吃的东西,在炉子上面烤熟烤热,与大家分享。土豆、红薯、芋头、板栗、核桃、花生……应有尽有。有的老师还有创意地把橘子烤熟了来吃,说是可以止咳。每当这时,大家谁也不客气,想吃就吃,边吃边聊,其乐融融。

生活在这样充满温暖和乐趣的学校大家庭中,感受就三个字:很幸福。

■人文随笔

每一位进入城市的人,都有自己的高度。居住的高度、劳作的高度、说话的高度、生存的高度,乃至尊严、面子、圈子,都与之配套。

城市的高处

■南海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许锋

由房间的阳台能看到山。山上的郁郁葱葱,很浓密,很荫翳。山势自远而来,宛如一支征战的部队。山体与楼群的接壤处,就不让山随心所欲了,而是生生地切开,浇筑了水泥,免得被突如其来地山雨冲得泥沙俱下。

我的目光几乎与山上的树是平齐的,能看得见树梢上的鸟。任何鸟,大约都喜欢在高处飞翔。鸟儿是自由自在的,自我选择,而我们所处的高处或低处,更多时由不得自己。

住在城市的高处,就望得远。即便在楼群像丛林那样密布的繁华地儿,高处,依然可以望得远。目光可能四处碰壁,但心一定是高远的。心也会被阻隔和阻隔,但思想一定是高远的。住在“高耸入云”的房间,很少有人不会思考和富有诗意地想象。

我觉得,每一位进入城市的人都是思想者,都要学会思考。每一天,每一步,每一句话,每一个动作,都以思考的状态开始或结束。那是与他曾经面对庄稼时截然不同的姿态。一生,庄稼能听得进去所有的意见,能包容所有的缺点,能用一生的时间去抚慰伤痛。更多的庄稼一生都在低处,土生土长,一生都是低姿态。偶尔也有同种在山梁或山腰间的茭苳、苜蓿,那很少,属于庄稼里像山花一样烂漫的风景。

城市原本就高。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。只有高才能抵御和防患。这是城市与生俱来的秉性。之后的时间,城市用一生乃至至一生的时间在拔节、成长。有时连眼睛都不眨,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。在城市紧张的张望和拉伸的时间里,北方或南方的庄稼,却把一生中的很多时间用于冬眠,以便养精蓄锐,让庄稼更本质地生长。

每一位进入城市的人,都有自己的高度。居住的高度、劳作的高度、说话的高度、生存的高度,乃至尊严、面子、圈子,都与之配套。之后是否能原有的高度上节节高,或步步为营,或颓败,有时身不由己。这时,该谁,很多城市的成长完全不在意的态度。因为人左右不了城市。而庄稼,是完全在意的人。人更多时也能决定庄稼到底长势喜人,还是蔫巴。

每到黎明时分,我就看见了山上绰约的树影,仿佛还有氤氲的雾气。山头在摇晃,分明有风。也算是山风吧,倒不大。那些树像城墙的垛,宛如古代的战士正严密地注视着域外的风吹草动,黑魇魇的一排又一排,成一条直线,又有点圆弧。这是从我这个角度掠到的风景。

山上的有些树,甚至高出了楼群的顶端,冒尖儿了。这时你或许觉得正接近乡村,你看,树与乡村有关,风与乡

■园丁手记



放飞思想 CFP供图

走出房间,不知为什么,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,就在这时,房间里传出一个声音:“分数,你见鬼去吧!”

老师的命根

■湖南省耒阳市第一中学
郑红华

二次铃响后,学习委员急匆匆地跑进办公室,气喘吁吁地说:“班主任,石老师呢?第一节课是他的课,教室后面坐满了老师,他怎么还没来呢?”我忽然想起来,这是一节公开课,同时也是一节汇报课,关系到高三的聘任。石老师已经连续两届无缘高三,难道这一届又要落聘?想到这些,心里有点忐忑不安,于是我快步走向教室。

同学们都静静地坐着,期待着石老师的出现。老师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:“我们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,带高三又多了一份希望了。”“老石太固执了,总喜欢搞什么课改,推行素质教育,可效果不好,两次月考他的班都是年级的‘老大’。”正在这时,年部主任走过来,说:“石老师请假,公开课取消,学生自习。”

“这不是要我们吗?”个别教师有点牢骚。

中午,在回家的路上,我遇到了石老师的妻子。原来,近两个月,石老师一直闷闷不乐,在家里经常板着脸,唉声叹气,自言自语:“我怎么这么倒霉,又是倒数第一!”特



高处的风景 CFP供图

村有关,土与乡村有关。唯一不同的是这楼。乡村设有与山等高的楼。若想看山,看山上的树,就登上山上去,可劲儿地看。

在乡村,没有谁愿意住到高处去。但进入一座城市之后,很多人的第一件事便是登高望远,俯瞰。很多城市也提供了类似炮楼的观景台。这时人们的心念,就是一口吞了城市。和古时的将军没什么不同,满脑子都是占有欲。占领欲,每一个进城的人都有这种心态,无非有的人念头一闪而过,有的人咬牙切齿地打赌,有的人望而生畏,灰溜溜地走了。

没有哪个人是甘愿去城市当平民的,都想当皇帝。刘备当年借荆州,荆州是城,他欲借城当皇帝。刘邦当年冲入县城,被“捆”为县令,县城是城,才有了他日后当皇帝的原始积累。不当皇帝者如李斯,在城市起步、立足,但又被腰斩于咸阳。关羽走麦城,一世英名成于草莽毁于城市。

人的一生,若有功成名就时,十之有九成于城;若有一蹶不振时,十之有九败于城。说你胸无城府,自是首先你手无城。曹刘二人煮酒论英雄是因为他们都向往拥城百座。

一切都是笑谈。很少有人能在乡村成名。陶渊明归隐成名,重在一个“归”字。但诸葛亮明若不离开乡村,哪里有个《出师表》流芳千古。

而乡村的秉性是让进入和归隐的人仍然有尊严,因为庄稼在低处。大家奔着庄稼和土地而来,心里蒸腾着泥土的芳香。庄稼满目含笑,亲和无比。

而城里的人一生的愿望就是攻城略地,这个说法有些宏伟了。一套房,一张餐桌,一个写字台,三两张床,三两个人,而已。

我正在城市高处。这时的一种风景,有大块的云朵,能看见甲虫一样的车,如过江之鲫的人;能看见炮筒子一样的楼;能看见猴屁股或斑秃一样的屋顶。自然,也看见了鲜艳、时尚、活力。

高处不惊乃雍容,低处不寒乃欢颜。是城市。

■生活小记

在冬天,办公室里的火炉边就是大家的办公场所和生活场所。大家在火炉边备课、批改作业,在火炉边找学生谈话、辅导学生。

办公室里的“季节”

■湖北省长阳县岳丘镇白沙坪小学
徐长青

我所在的学校,是一所处于村镇结合部的农村完全小学。全校两个教研组的18位教师,都在一间原来的教室里办公。

18个人共用一间办公室,一到下课,学生来作业的,老师叫学生来谈话的,人声嘈杂。可大家谁都没觉得拥挤和喧闹,习以为常地办着自己要办的事情。

18个同事,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一样,和和美美,一年四季,一起体味着办公室独有的季节文化。

从春天开始,办公室就开始了“水果季”。

暮春时节,清江两岸的樱桃红了。学生们总会把自家的樱桃带一些给老师们。一小包一小包的,多的上百颗,少的几十颗。今年,一个二年级的孩子拿

了包樱桃给她的班主任老师,这孩子嘴特甜:“老师,这是我带给您的樱桃。妈妈说,家里还有好多好多,我明天还给您带!”这时,我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,问这个孩子:“我没有给你带课,也不是你的班主任,可我也很想吃樱桃呢!我可以吃你带来的樱桃吗?”孩子听了,没有半点犹豫,爽朗地回答:“当然可以!妈妈说了,这里的每个老师都是我的老师,都要尊敬,都可以吃我带来的樱桃!”顿时,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舒心地笑起来。

孩子们的美意是不能拒绝的。早晨,许多老师的办公桌上经常堆满了孩子们带来的樱桃,紧接着是刺莓、杏子、桃子等。休息时间,大家都会不请自来,一起分享这春天的甜美和师生的温情。

冬季来临,办公室开始了“火炉季”。

18个同事,大家轮流值日,负责生火和打扫卫生。大大的回风炉总是烧得旺旺的。早上,不住校的老师到校后,坐在火炉边暖

和暖身体,等铃声响了再去教室上课。每逢下课,老师们围炉而坐,谈笑风生,融融的暖意油然而生。

在特别冷的时候,下课时,没课的同事会主动站起来,说:“快来快来,我这儿暖和。”说完离开,把暖和的位置让给上课刚回来的人。大家谁也不会客套,径直坐到刚被让出的位置上,伸出双手在炉子上晃来晃去,取取暖,嘴里不住地说:“今天可真冷!”但等到预备铃一响,有空堂的人来到火炉边,用领导安排工作的口吻说:“各位老师注意了!已经打铃了,请有课的都去认真上课,没有课的就到火炉边办公,事情做完了的人就直接烤火!”

在冬天,办公室里的火炉边就是大家的办公场所和生活场所。大家在火炉边备课、批改作业,在火炉边找学生谈话、辅导学生。谁在教学上遇到了问题,大家都来帮忙想办法、出主意。老教师向年轻教师传授经验,青年教师相互交流教学心得,搭班老师



江西临川美佛儿国际学校礼聘英才

江西省美佛儿国际学校坐落在才子之乡临川,创办于2003年,系美佛儿教育集团附属校、江西省重点中小学、省教育厅系统先进单位,是江西省一流大型民办小学。学校总投资已达2.14亿元,占地面积500余亩,在校师生5200余人,是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的理想之所。学校为发展需要常年面向全国招聘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国际高中各班优秀教师。

一、招聘岗位

- 高中、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各学科骨干教师;拥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,学历达标,具有三年以上教学经验,身体健康,责任心强,有相关实践经历,有丰富的班级管理经验,被评为“优秀教师”者优先。
- 教育教学、行政后勤管理干部:本科及以上学历,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,有丰富的私立学校管理经验者优先。
- 优秀应届毕业生:性格开朗活泼,正规师范院校本科毕业,大学期间担任学生干部,有特长,有组织、管理能力者优先。
- 特长专业教师:舞蹈、钢琴、声乐、武术、篮球、书法、美术等专业,有专业资格证书或参赛荣誉证书者优先。

- 生活护理员:20~45岁,负责学生生活区的管理与服务,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,退伍军人优先。
- 水电工、厨师、煮饭工、食堂服务员、保安、保洁工;技术工种要有技术资格证书,有经验、工作稳定者优先。

二、福利待遇

- ★ 教育教学、管理岗位月薪:2000~7000元。
- ★ 行政、后勤服务岗位月薪:1200~3500元。
- ★ 以上各岗位均办社保、工伤保险,免费提供食宿,子女就读本校优惠,教学岗位可办理教师资格证等。
- ★ 另有绩效工资、年终奖、教学奖、管理奖、服务奖,奖金:1000~10000元不等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地址: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美佛儿国际学校
邮编:344900 联系电话:0794-8616101
联系人:陈老师 邮箱:msy@mf-ht@163.com
网址: <http://www.jxmfy.com>